



每年的七一，家里几个小辈都会想办法回家，只为帮爷爷完成他已久许下的心愿。
 爷爷生于抗战时期，他的童年是东躲西藏的，不仅要躲日本人，还要躲土匪以及各路溃兵。村西头的大路上，各色服装的队伍，走过来，走过去，隔着老远就能感觉一股肃杀之气。
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村里人总是说什么部队往南边去一类的话。年少懵懂的爷爷听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看不懂大人说话时脸上的忧伤，但很快就觉出不好了。

物语

被误读的苋菜

王堃

老家乡下的人，认不得“苋”这个字，就把苋菜叫成“旱菜”。也有一说是古代汉军食用的野菜，故称“汉菜”。从此，苋菜隐身，旱菜堂而皇之地混迹于蔬菜江湖。
 旱菜实在怪异，是家常菜中的异类。这主要是它的颜色有红旱菜、青旱菜的区别，烧出来的菜卤，多半红紫色，像人或动物的血，看着怪怪的。
 平生第一次看见炒熟的旱菜，我差点被吓得哭出声来，有很长时间讨厌吃旱菜。长大后却又迷上了旱菜，还能下厨炒得一盘，让食者赞不绝口。
 “好旱菜，揉三揉”。不论红青旱菜，拣好后要多洗几遍，否则吃时会碜。在铁锅中，将油烧热，放入旱菜快炒，但不宜久炒，否则会生熟掺半。装盘时，拍碎几颗大蒜头，放在菜上，红白相间，十分好看。吃时轻轻搅拌，使蒜香融入旱菜，不仅柔嫩厚润，而且齿颊生香。
 若用炒旱菜的天然红色汤汁拌饭，顿时白米新添樱桃之色，令人食欲陡增。儿时庄上的小伙伴们，还喜欢端了这“红饭”串门，比赛谁家菜好，常有得意的笑声。
 在老家，旱菜竟有“长寿菜”的美誉，营养价值很高，特别是含有丰富的铁、钙等矿物质，又有较多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，是乡村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。端午节家家户户有吃“五红”的习俗，“五红”指的是五种带红颜色的菜肴，其中必有旱菜的“位”。
 旱菜宜采摘嫩头作炒菜，一旦长老了，歪着脑壳齁着牙也嚼不动，那就没有吃头了。嫩嫩的旱菜心被掐取后，没几天又会长出新的叶心来。如果任其疯长，能长出比小孩子还高的样子，远看也像棵棵小树。那时叶子自然是没法吃了，旱菜杆子可以用来沤臭卤。
 当年，母亲有一手沤臭卤的好手艺。把洗净的旱菜梗、冬瓜片、西瓜皮等等，放入陈年的臭卤坛中，过上一段时间，闻着臭、吃着香的臭卤就可以上桌了。这时的旱菜梗被统称为臭卤杆子，用它“夺豆腐”即与豆腐同煮，也可以放在饭锅头上蒸熟，用来吃粥吃饭，实在是人间奇特的美味。
 为了能让我杀馋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年在小菜园中辟一小块地长旱菜。母亲说，旱菜最忌农药，哪怕沾上一丁点都会枯死。旱菜没有山珍海味的气派，却也是根红苗正。想不到隐于红尘中的苋菜，竟切合了人们返璞归真的淳朴，传承着源于阳光的本色，以及来自大地的味道，成为餐桌之上一页红红的教科书。
 ■苗青 摄影

早晨刷牙，昨天有些痛的牙居然改邪归正了，想想又躲过了牙医在嘴巴里的大刀阔斧，不禁一乐。
 吃早餐，惯常的馒头换成了特爱吃的烧麦，不禁一乐。
 寒潮来了，找出一件许久不穿的厚衣服穿上，一摸口袋，一张忘在口袋里的百元大钞，不禁一乐。
 临出门，两岁的小孙孙第一次用稚嫩的声音说：“哆哆拜拜！”不禁一乐。
 高楼二十多层，等电梯是常事。来到电梯口，电梯刚好停在了眼前，仿佛御用电梯，不禁一乐。
 阴沉沉了个把星期，弄得人挺郁闷的，天空忽然放晴了，春日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不禁一乐。
 在院子里碰上一同事，喊我“曾作家”，不禁一乐。虽然能码几个字，以作家论，十足的水货，但听了此称呼，还是很受用。
 欲横穿马路，来到斑马线前，见车来车往，皱起了眉头。这时，车停下了，让老朽先走，不禁一乐。
 家里的不粘锅烧坏了，奔着不粘锅走进超市，有一款半价销售，火速买下。不特价也要买，一买就省了数百元钱，天上掉馅饼，不禁一乐。

纪录

爷爷心中的红旗

张洪霖

村外的枪声比以往都要猛烈，炮弹落下来，简直天崩地裂。庄稼糟蹋了，牲畜更是遭了殃，不是被砸死就是被抢走。鬼子扫荡，爷爷就得跟着大人们躲到村外地窖里，整夜不敢回家。
 忽然有一天，一支中国军队出现了，村里依旧关门闭户，唯恐避之不及。爷爷从墙洞里偷摸地打量，见一队身穿布军装的人正列队向前，五花八门的武器，架在肩头的补丁上。爷爷觉得，这些人和以前的不太一样，他看见了队伍上方飘扬的红旗，阳光下的旗帜那么耀眼。
 时间久了，爷爷更是发现这支队伍确实不一样，他们住进村里，不仅秋毫无犯，还帮

最美夕阳

童心童趣老爸妈

曾艳兰

周末，在厨房里忙活一阵，炒好菜了，还没见父母回来，就打通了电话：“妈，你在哪，饭快做好了，该回来吃饭了。”退休的老妈六十岁了，电话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和小学同学聚会呢，今天不回来吃了，饭后还有好几个节目呢……夜里晚些回来。”
 “爸是不是也跟你在一块儿？”
 “没有，他没来，我们同学说好了都不带老伴。”
 “……那你要注意安全。”
 后来知道，老妈挂了电话，继续和一群小学同学坐在草地上，围成一个圈，手拉手，上身摇摆着，欢乐地齐声唱歌，还要划拳、跳舞，诉说着小学生时候的事儿。
 我打通了另一个电话：“爸，你在哪儿？”也是后来知道，正在中心广场娱乐攀岩俱乐部的老爸，左手抓紧绳子，右手从袋里掏出电话说：“我在攀岩。”
 “爸，你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还去攀岩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”我担心地说道。老爸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再说我一只手万一拿不稳，在半空就真的要摔下去了。”然后挂了电话放入口袋内，继续攀岩。
 我把电话往沙发上一丢，有点生气地，这么大岁数了，都退休了，一个个也不让我省心，还玩年轻人的娱乐活动。
 我出差去外地，太忙，很久没联系父母亲，



盛夏六月，村头田埂上，父亲的小瓜棚格外引人注目。
 小瓜棚是用两组“人”字形木架，支起一根结实的横木，盖上厚厚的茅草、树枝搭成的。碧绿的西瓜地，瓜蔓肆意地生长，一阵微风吹来，泛起层层涟漪，父亲的小瓜棚犹如绿海中的一叶扁舟。
 小瓜棚不大，一张简易的木板床占了大片地方。棚内十分逼仄，横梁上吊着一盏煤油灯，还有一团熏蚊子的艾叶织成的草编，门口摆着一个做饭用的泥炉子……
 那年我九岁，父亲执意要把村口我家那四亩多的上等水浇地留出来种西瓜。父亲是头牛，认定的事情谁也拉不回。春日里平地，买种，育苗，就像侍奉婴儿一样，父亲一头扎进瓜地里。夏日里锄草，浇水，施肥，一日不得闲

美食天下

伍佑糖麻花

成健

苏北盐城有个小镇叫便仓，那里的枯枝牡丹堪称天下奇。每逢谷雨时节，牡丹花盛开，娇艳欲滴，而花枝却干枯欲朽。便仓北边紧靠着的，是伍佑镇。伍佑没有牡丹花，却有另一种“花”远近闻名，那就是糖麻花。
 四五十年前，麻花实属金贵；现在看来，不能再平常了。纵览南北小吃，不少地方都产麻花，能做出名气，自然因为独树一帜。
 天津十八街的什锦夹馅大麻花，犹如出身豪门，于金黄油亮中有青丝红丝相间，且布满芝麻点点，花花招展，好吃又好看。
 伍佑糖麻花就简朴多了，其外相说得雅致一点，呈二龙盘绞状，却比较粗短，如笨汉摔跤，互相纠缠，显得土里土气。颜色也有别于其它地方的麻花，不是金黄色，而是赤红甚至深红。
 每一种出了名的麻花背后，大约都有一段传奇。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路经淮安府，盐城县令以糖麻花进贡，乾隆品尝后大加赞许。
 或许有人说，这也不算什么，乾隆一路上品尝的美食应接不暇，大多褒奖几句。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伍佑麻花当时在盐城必

村里人挑水干农活。渐渐地，村里人不再惧怕，爷爷甚至壮着胆子摸了摸那面红旗，还骄傲地对大人说，上面画得是镰刀和锤子，他都用过。
 从那时起，爷爷对红旗有了亲切感，但直到多年后，他才悟出了旗帜的含义。镰刀和锤子，不仅是劳动工具，还象征着工人和农民。爷爷知道了，他们是八路军，是共产党的队伍。
 后来，村子里陆续来过许多共产党的队伍，但爷爷印象最深的，依然是115师的那个排。生逢乱世，他们第一次让爷爷有了安全的感觉；也是他们，让爷爷懂得了一些重要的事。

故事汇

了，很是牵挂，就打通了老爸的电话：“爸，你和我妈还好吧？”
 “嗯，好。”
 “妈呢，她怎么样？”
 “她刚做了手术。”
 “什么，她生病了！”
 “没有，她没生病。”
 我担心地说道：“爸，你不要骗我，她没生病，做什么手术，你快拿电话给妈，我要跟她说话。”老爸把电话递给老妈。
 “妈，你怎么啦？身体哪里不舒服？”老妈缓缓地说：“我没事。”我提高嗓音反问说：“没事，那你怎么做手术了？”老妈支支吾吾低声说：“电话里不好说，医生嘱咐我术后要少说话。”
 我一听，急了，这不得了，猜想母亲病得不轻，挂了电话又马上打通父亲的微信，要与母亲视频。屏上的母亲穿着病号服，靠在床头。我对老妈说：“妈，我明天就请假回来照顾你，你在哪家医院？”老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不用请假回来，我只是做一个小手术。”“小手术也是手术，我一定要回来，我不放心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做的什么手术？”
 “我在这个美容医院刚做了拉，皮，手，术。”老妈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 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，忍不住地数落，老了老了还臭美……又冲着手机说：“爸，

天籁中的小瓜棚

曹雪柏

叶香味，父亲又开始了他的故事会，什么《小兵张嘎》《海娃放羊》都是我的最爱。虫蛙低吟，月色作伴，小瓜棚里父亲的故事在慢慢地开启我智慧的大门。
 夏天猝不及防的大雨，时常让瓜棚犹如水帘洞，无论怎样遮挡，雨还是下进来，所有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雨，叮叮当当，让人好不忙碌。转眼间，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瓜棚里又射进两三方斜斜的阳光……
 西瓜熟了时节，是父亲最忙碌的日子，白天拉着架子车，头戴一顶旧草帽，走村串巷卖西瓜，晚上又要打瓜杈，浇水，常累得直不起腰来。我的任务自然就是在瓜棚里一边做功课，一边看西瓜了。
 父亲的小瓜棚，不知留下了我多少童年的欢笑。如今，穿梭于钢筋混凝土之中，在浮躁喧嚣的城市里打拼，夜深人静时，父亲的小瓜棚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抚慰着我的乡愁。
 ■毛毛 摄影

周末札记

邓训晶

七夕，我站在窗前，静静地仰望星空，脑海里跳出白居易的《七夕》：“烟霄微云澹长空，银汉秋期万古同。几许欢情与离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”。七夕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浪漫节日，无数的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。
 汉朝《迢迢牵牛星》最早，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……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
 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是中国四大爱情故事之一。那阻隔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，一水之隔相望而不得语。隔河的悲泣感动了玉帝，准许每年七月七由喜鹊搭桥，让他们在银河相会。
 李商隐写了悲情的七夕诗，“鸾扇斜分凤幄开，星桥横过鹊飞回。争将世上无期别，换得年年一度来”。诗人在七夕之夜仰望天空，渴望能像牛郎织女那样，每年与亡妻相会一次。可“争将”一词，写尽与亡妻天人阻隔、阴阳渺茫的极致哀叹。
 多情才女李清照写道：“草际鸣蛩，惊落梧桐，正人间、天上愁浓。云阶月地，关锁千重。纵浮槎来，浮槎去，不相逢。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，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”。此时新婚燕尔，丈夫却要外出任职，留她一人在家。七夕之夜那么幽静，草中蟋蟀叫得那么清晰，连梧桐叶子坠地的声音也能听到，何等的寂寞孤独。清照借牛郎织女相会，抒发思念之情，凄恻动人，写尽相思。
 众多七夕诗词中，还有宋代秦观的《鹊桥仙·七夕》，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。这词独树一帜，立意高远。告诉人间，离合悲欢古已有之，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。只要真诚相爱，哪怕天上人间，也会心心相印。
 古诗词里寻七夕，平平仄仄觅真情。不管海誓山盟，还是地老天荒，七夕留给我们的，是永远的思念与牵挂。
 ■伍振 摄影



大量的糖分遇到油炸，渐渐形成糖色，这就是伍佑麻花颜色赤红的原因之一，故而若不能掌控适当，炸出来的麻花就会焦而苦。
 经验丰富的师傅，透过弥漫的油烟，只需一瞥，就晓得浮于滚油之上的麻花到了几分。但对于新手来说，总是很难把握得准。
 伍佑糖麻花已有两百多年历史，如今却面临着失传。因为这些面食生意工序繁琐，利润微薄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传承。也许若干年后，伍佑糖麻花会成为稀有的怀旧食品了吧。
 ■伍振 摄影

我们的节日·七夕节

七夕，应该是我国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了，而因七夕衍生的风俗与诗词歌赋等艺术，又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化瑰宝。
 七夕，又称乞巧节、七姐节、女儿节、七夕等，与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“牛郎织女”的故事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它起始于上古，兴于汉代，盛于宋朝。其实，这一传说，是由古人的星宿崇拜衍化而来。古人探索太空，梳理庞杂纷乱的星辰，演绎出了完整的星象文化体系。其中，将“牛郎星”与“织女星”合称为“牛郎织女”。
 牛郎星由6颗星组成，位于银河东岸，像两个倒置的三角形，一上一下，宛如一头两角却只有三条腿的牛，故称“牵牛”。而由3颗星组成的织女星，则位于牛郎星的北部。广袤的银河将它们分隔开来，相距迢迢，却又仿佛近在咫尺。古人插上想象的翅膀，在无垠的星空中畅游，演绎出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：“指牵牛之初，以纪日月，故曰星纪；五星起其初，日月起其中”。
 幼时盛夏之夜，我们全家人常睡在室外。父母给孩子们讲的星月故事与传说，总绕不开牛郎织女。自从知道了牛郎织女，我在七月七这天，总惦记着喜鹊。偏偏在七夕前后鲜少看到它们，不由暗自揣度，喜鹊们都跑去搭鹊桥了。
 听说，七夕夜里，只要静静呆在葡萄架下，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。我偷偷躲在家里的葡萄架下，硬撑了许久。然而，除了蚊子的嗡唱，轻微的风声，乡邻的闲谈论间或几声犬吠，再无其他。唉，倒被蚊子叮了很多包。第二天早上，跟同学诉苦时，他却惊讶地反问：不是应该站在花椒树下吗？我顿时懵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？
 很小就知道“七月七必下雨，牛郎织女泪涟涟”。这老话，也总是神奇地应验。这晚不是阴天就是下雨，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。
 古人很是看重七夕，甚至称为女子的狂欢节，又因这节衍生了独特的活动，比如女子乞巧、拜织女、染指甲、种生求子，男子拜魁星，情侣间互送信物，以及观星、晒衣晒书等。单单是乞巧，不同时代地域就有不同的名目，比如穿针乞巧、喜蛛应巧、投针验巧等。
 五代王仁裕在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记载：“七夕，宫中以锦结成楼殿，高百尺，上可以胜数十人，陈以瓜果酒炙，设坐具，以祀织女二星，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，过者为得巧之侯。动清商之曲，宴乐达旦。士民之家皆效之”。可见，唐朝时乞巧已颇为流行。
 宋代《醉翁谈录》记载：“七夕，潘楼前买卖乞巧物。自七月一日，车马喧咽，至七夕前三日，车马不通行，相次壅遏，不复得出，至夜方散”，足见七夕之风行。
 千百年来，七夕留下诸多不朽的篇章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，讲述了牛郎织女被银河所隔的故事；唐代崔颢的《七夕》，展现了盛世长安的繁华；宋代秦观的《鹊桥仙·纤云弄巧》，借牛郎织女讴歌了纯洁坚贞的爱情，堪称七夕诗词的千古绝唱。
 仰望星空，纵观千古，星辰依旧高悬，人们追求幸福与美好的心，从未改变。

最浪漫的传统节日

孙克桢